

一张锹的存在方式

张呈明

农家小院里，谁家没有两张三张的铁锹呢？

大门口的一侧，厢房的墙角杳见，或者猪圈墙上，这些地方都是铁锹们的家。放哪里不是关键，反正只要是摸着方便，拿起来顺手就行。

一块废铁，经过熊熊烈火、千锤百炼的洗礼，宛如千年石猴历经太上老君八卦炉的熔炼，最终，在铁匠师傅的敲敲打打中逐渐涅槃成了一张端正正的铁锹头。

勤劳的庄稼汉子，左挑右选相中了它。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，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词，毕竟，憨厚淳朴的乡下人看重的是脚踏实地的日子，一截铁丝便迎娶进了家门。

好马配好鞍，好柄配好锹。一张好的铁锹，还需要有一柄韧性十足而又顺直的锹杠子，才能称得上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。

和它结亲的是一根光滑顺直的洋槐木锹杠子。

锹杠子是汉子从刨倒的一棵洋槐树上取下来的，当时他看中的就是它的耿直，然后就是它的刚硬。当锹头和锹杠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汉子眯起眼睛笑了，他知道，以后的日子，就靠它支撑起门户了。

铁锹也清楚地知道，今后的岁月里，就要相濡以沫、同甘共苦，共同承担起这个家琐碎的农事。

一张铁锹，一柄锹头，成就了庄稼人平凡的一生。

春天来了。
春风携带一缕花香，悄悄地从门缝挤进来，充盈了小屋里的犄角杳见。沉睡的铁锹，嗅到了春的信息，精神猛地一振，是时候该舒展一下生锈的筋骨了。铁锹做梦都想到田野中，深深地吻一吻大地，嗅一嗅泥土的芬芳。

铁锹翻起沉睡了一冬的菜园。刚刚融化冰冻的土地，暄软而富有韧性。锹头深深地插了下去，随即翻上来一坨黑油油的泥土。带着大地的余温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，这久违的气息令人嗅之欲醉。它及时拍碎了大大小小的土坷垃，挑出了混迹在泥土中的碎石、砖渣、瓦片、去年遗留的菜根，或许还有几小块塑料薄膜。留下了清清纯纯的沃土，为那些菜种子铺下了平展舒适的温床。

田里的庄稼需要浇水了，铁锹便肩负着修渠、改沟子的重任。看着清清的泉水汨汨流进田里，铁锹也被清凌凌的水漂洗得亮晶晶的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湍急的水流把畦墙冲了个大口子。铁锹手疾眼快，瞅准了一小片没有庄稼的空地，“嚓”地一下，满满的—锹头泥土准确无误地堵在缺口上，赢得了盘旋在头顶上的小燕子的阵阵喝彩。

秋耕的日子里，铁锹不分昼夜地忙碌着。雪亮的犁铧翻出一道道泥土的波涛，铁锹跋涉在土浪中，奋力铲平一个个土岭，填平一道道深深的墒沟。这个时候，它就是一支巨大的画笔，在大地这块偌大的宣纸上肆意地涂抹勾画着庄稼人的希望和梦想。

该收的收了，该种的种了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好好享受一下农闲的时光了呢？一阵高分贝广播喇叭的召唤，汉子便披上一件厚褂子去了村委会，约莫一顿饭的工夫，汉子匆匆回到了家，用化肥袋子装了一床被子，扛了铁锹就出了门。在村头爬上了一辆坐满庄稼汉子的拖拉机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了冬季大干的河工工地。

呼啸的西北风夹带着雪花，没能阻止了铁锹的激情。大喇叭播放着鼓动人心的歌曲，红旗插遍了整个工地。咕咚咕咚上半瓶高粱酒，索性就光了膀子。于是，肆虐的西北风退缩了，铁锹们争先恐后，一块块冻得梆梆硬的土坷垃被装上车，拉出了河道。

直到临近春节，出河工的队伍才浩浩荡荡开进了村子。汉子肩扛着擦得一尘不染的铁锹，像一个凯旋的将军，简单的行囊里，多了一张红彤彤的奖状和一条印着“奖”字的羊肚子毛巾。

作为庄稼人的汉子，平生对铁锹爱惜有加。每当干完农活，不管多么疲惫，总是随手薅上一把野草，将铁锹上的泥土擦得干干净净。他可能不懂得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这些高深的大道理，但是，却坚信“不怕找，不怕借，就怕在泥里过一夜”的古语。作为铁锹，今生能遇到汉子，自然感到了庆幸，便与汉子有了惺惺相惜的意味。时间久了，汉子和锹便融为一体，这铁锹化作汉子身上的一部分，干起活来就特别的默契，真正达到了锹人合一的至高境界。

于是，活干得更加的出色和漂亮。

庄户人家的日子，不紧不慢地过；田野里的庄稼，在春种秋收中轮回。日久年深，锹柄手握的地方便摩挲得油光光的，木质的纹路清晰可见。浴火重生的锹头，和泥土厮磨了这么多年，早已是锋薄刃利，成熟中蕴含着岁月打磨的痕迹，就连锹头的一边也被脚踏踩的锃光瓦亮。这一切，都记录着铁锹的奋斗史，也是铁锹引以为自豪的地方。

慢慢地，铁锹赋闲了。
铁锹和锄头、镰刀等农具堆积在老房子里，一起回忆着曾经的辉煌和风光。由于多年的荒废，它们都已经锈迹斑斑老态龙钟了。

秋耕的田野上，拖拉机掀起土浪，旋耕机高速运转，土地被耕耙得平平展展的。然后调畦、播种，整套农活下来，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，再也没有铁锹们的用武之地了。

河工的工地上，挖掘机、装载机虎虎生风，大货、翻斗来回穿梭。过去一冬天才能干完的工程，这些庞然大物十天半月就完成了，而且，工地上除了穿梭的机械车辆，很难看到有人的踪影。

人呢？人都上哪里去了？岁月无情，汉子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抚摸着依然光滑如故的锹杠子，喃喃自语地问道。



归队 孙世华 摄

小园闲笔

冯润青

一抬头，便看见那只灰鸽子站在三楼窗台上，昂着弧线优美的小脑袋，微侧着，瞅着什么。

“小灰灰，小灰灰……”我朝它喊了几声，它扭着脖子转来转去，似乎想知道谁在喊它。我朝它挥挥手：是我是我。它发现我了吗？眼看着它又一动不动，我也低下头，继续修剪花盆里的杂草枯枝。

园里的植物蓬蓬勃勃，一眼看上去，满摇摇地绿。可月季花儿只有零星几朵，倒是绣球盛开得茂盛葱茏。一时心温软了几分。

去年绣球开得少，今年却竞相绽放了，几十棵绣球，同一个园子，一样地照顾，一样的品种，花色却表现不同。比如无尽夏，有蓝色、有粉色；比如天书，有紫色、有粉红色。目之所及，觉得都是最好的。

草儿无须施肥松土，拔了一批又出来一批，总是比我要精心养育的花儿们更有生命力。

中途，我又抬头看看窗台，那只灰鸽子一动不动，老僧入定一样。

前排一户人家在装修房子，电钻声有些刺耳，它依然纹丝不动，似乎已司空见惯，又或许早分辨出那噪音不会构成威胁。我又想试试我的呼声对它有没有影响。“小灰灰，小灰灰……”这次还真的唤动了它，它动动小脑袋，偏偏头。我不知道它发现我没有，温软的心里却多了些愉悦。

有一次，坐在三楼书房里，正在电脑上敲字，无意中发现窗台有只灰鸽子在踱步。看它圆鼓鼓的胸脯、光滑细腻的羽毛，却是一只壮年健康的鸽子。我静悄悄地在玻璃内打量它，它偶尔也瞥一眼窗内，它也在观察我吗？我恶作剧地敲一敲玻璃，它跳开飞跃，也不飞远，只在窗台的另一端停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见没动静，又继续踱步而来，瞥一眼窗内，脑袋一伸一探，悠闲地迈着碎步。

阳光山庄里好多鸟儿。也是那次窗内窗外两个不同物种互动

之后才发现，有一群鸽子时常在这片楼宇间起落、追逐。朋友们来小园里聊天，看到空中飞翔的鸽群，总要惊诧一番。而我们，已将它们当成自己的家人和近邻，更多的是淡然。

我不知道喜欢停留在我家窗台上的鸽子是不是同一只。如是，则更多一些神秘和欣喜了。我们总会在一些美好的物事上附加一些缘分啊前尘啊，人与人之间是这样，人与小动物之间，亦是如此。

这个周末本打算好好整理一遍园子，很多事要做，除草、修剪是大头，还要施肥、打药。想要欣赏花儿的美，首先得付出劳动。

然而天公不作美，昨晚就下起雨。早起看见园里湿漉漉的，远处的山上蒙着或浓浓或淡淡的雾气，我便又回屋睡了个回笼觉。上午雨住，开始整理，十一时，又下雨了。

中午一个人在家，不想以面条糊弄自己，于是洗米煮饭，一边翻翻朋友圈，慢慢闻到了饭香，饭香是人间最美的烟火气。

坐在饭桌前，透过落地玻璃窗，能看见园子一角。池子里，绣球在微雨中灼灼盛开，所有的草木都沐浴在雨水中，酣畅淋漓，愈显鲜嫩、簇新、蓬勃。一如人生盛年，处处朝气。

对面山腰的高速隐约可见，山间白雾迷蒙，这是水汽地气充沛的季节。万物万事，皆遵循着自身规律，春生，夏长，秋收，冬藏。

雨中已不见鸟雀的身影，那只灰鸽子又在哪儿禅定？

